

第四編 國語教材問題

一 國語教材的研究

何仲英

我們要在現在收羅國語文底教材，很是件難事。

第一，已有的國語文太少，不是過長，就是過短，不是雜亂無章，就是思想陳腐；要找一篇完完全全，沒有毛病的，實在是『鳳毛麟角』。

第二，現在新作的國語文儘管多，但在創造試驗時期，難免有拉雜剝露等流弊，而且適合於學生程度的很少。

從嚴格上說來，似乎已有的國語文，難以取材，惟有靜待將來創造，這決不是一時的事。現在小學已經部令通行改授國語在案，各中等學校，亦大多數參教語體文，那麼國語文底教材，選擇底標準，範圍和分量，皆宜急待研究，斷難等候，勢不得不於已有的嚴加採取，以應需而。然而國語文底範圍太廣，究竟那一部份的材料宜多？那一部份的材料有益於學生較大？那一部份可以在課內研究？那一部份不妨在課外閱讀？這都是我們應該仔細研究，分析明白的。

先說國語文底教材底範圍：

(一) 散文 包括白話的議論文，寫實文，敘事文，學術文，應用文，以及語錄，禪宗，和古人的白話尺牘，札記而言。

(二) 韻文 包括一切新舊體白話詩，及白話詞曲而言。

(三) 戲劇 包括一切新舊劇而言。

(四) 小說 包括白話的長篇，(章回體或段落體)短篇小說而言。

此四項中，散文教材，比較其他各項，似乎較多，似乎也容易選擇，其實不然。因為議論文長短不均的居多，短的一覽無餘，無甚意義，長的又是冗雜者多，精細者少。若是長篇而有很好的思想，精密的結構，未嘗不可令學生自己研究，條分縷析，鍛鍊他們的腦筋，比較一部死板板的論理學的好，又可惜太少了。寫情文在國語底散文中，最為少見，就是有的，也是遊記體，雜記，隨感而發，無甚精采。記事文大部犯冗長的毛病，好的模倣西文，姐姐捏捏，醜的尖刺輕狂，風格太低。學術文比較的純粹，無流弊。惟第一要敘述得有頭有尾，乾乾淨淨；第二要深入顯出，容易了解；有此二條件，那就難了。況且學術文祇能教授一部份學生，不能及於全體，比如章太炎底論六書，論文字的通情，胡適之底易卜生主義，章才底相對性原理和四度空間，總算是簡潔明瞭，有條不紊了；然而或偏於哲學，或偏於

科學，或偏於文字學，怎能適合於中等學校底學生底程度？白話應用文尚未通行，材料除書牘廣告類文字外殊少。儒家語錄，如二程遺書，朱子近思錄，陸象山語錄，王陽明傳習錄，呂新吾呻吟語等，並不在少數，惜思想陳舊，無美可取，而且篇幅太短，不成文章。山格局，神宗如高峯語錄，袁華語錄，博山語錄，顧開策進請錄，從容錄，梓里豆集，大覺臆言，以及雍正御選語錄等，字句雖多近語，間有深意，又可惜參雜佛家話頭，並有出世思想，文章底形式內容，皆於國語文學底意義不合。至於古人的白話尺牘，札記，真正純粹的，不過幾篇，其內容除研究一點學問，勸一點舊道德外，別無新意。這就是散文底種種材料。

韻文方面：古詩如上山採蘼蕪，孔雀東南飛，木蘭歌，以及杜甫底石壕吏，兵車行，白香山底折臂翁，賈島翁詩等篇，記事寫情，面面都到，何嘗不是白話韻文；然而古色古香，究與今語有別，而且內容上完全有短篇小說底意味，不過體裁上名為樂府罷了。新詩沒有規律，尙在嘗試時期，將來或可「獨樹一幟」，現在是很難選擇的。詞如李後主，柳耆卿，辛稼軒等，很有些白話佳作，但風花雪月，牢騷抑鬱的話多，徒然引起讀者無聊的同情，悲觀的見解，養成一種意志薄弱的現象，有何意味？有何益處？還是少選爲妙。曲大概是元人語體韻文，幾乎沒有一篇不可選，實則除掉詞藻，僅取他的純粹語體。

結構的，又幾乎沒有一篇可選，就是有純粹語體的，苦於元代方言滿紙，如何選法？

戲劇方面：元體有曲有白，聯貫一氣，大概四折，不便割裂。現在戲臺上通演的劇文，又都鄙俗不堪，毫無意義。新劇稿本好的尤少，如天津南開學校新編的新村正一劇，形容惡紳盜賣國土，可恨可歎，打破因果報應的謬解，頗能獨開生面。若除去其中天津土語，很可爲國語會語的範本，讓學生去實地表演，惟可惜此類稿本太少，西洋劇譯成國語的，容有一二，又因他的意義，與我國國民生活和思想上不盡照合，難作教材。

小說方面：比較他項材料實多一點，而且用白話文較早，影響於今日所謂新文學者甚大。從冰、蕭傳一直到老殘遊記，其中經過有價值的白話小說，不下若干部。雖因爲舊思想，舊形式所束縛，動輒一百回，八十回，抒寫的技能，難免有缺憾，體裁的結構，難免有拉攏雜湊，欠緊嚴的地方；或是冗長散漫，沒有一定的人生觀，隨意嘻笑怒罵，無言外之意；或是寫到男女戀愛姦私，和武人強盜顯他特殊勢力的時候，作者往往自己動心，寫上許多肉麻字句，以致意境不高，文情俗惡，難免有誨淫，誨盜的批評；然而寫情記事，實在有的比現在國語底散文描寫得好，內容所含問題，實在有的比現在空洞的國語議論文見解得深；而且所用的白話，有的非常純粹簡淨，可以爲模範。所以有的人認白話

小說爲統一國語底利器，也認爲國語文唯一的教材。如錢玄白說：『我想今天不敢白話文學則已；如果教白話文學，除了找那滿清劈了版，現在又禁止流傳的金瓶梅之類的，來做教材而外，恐怕就很難找。』這句話未免言之過甚。又有的人以爲國語教材，別的都可以，惟小說不可以，這亦未免顧筋太衛，不合新潮了。我以為中國著名的白話小說，雖抵不上西洋的所謂浪漫派，寫實派底佳作，然而文意兼茂的尙多，即單就文學上描寫的技能說，亦殊有可取。所以在現在的國語文底材料中，白話小說獨居特殊的地位。

我說這句話，不是抹殺其他各項，而獨崇拜白話小說；因爲就現在教材底分量說，小說實在是比較的多，比較的好，就教材底課外適宜說，小說實在是比較的有興趣，比較的能持久。再深一層說：與其讀一部高等小學理科讀本，不如看一部上下古今談；與其讀徐霞客遊記，不如看一部老殘遊記；與其讀乾嘉時文人底專集，不如看一部儒林外史；與其模倣這篇傳，模倣那篇傳，不如看一部水滸傳；與其學詩，學詞，學歌，學賦，不如看一部紅樓夢和一部鏡花緣。所以我敢說白話小說在現在，雖不能說是國語文底唯一教材，也當佔國語文教材底大部份，所以提出特別研究。

在反對小說爲教材的人，他們的理由大概是：

(一) 小說是閒書，只能供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，不配做教本。

(二) 小說回來各學校皆禁止翻閱，尙有流弊，若竟公然提倡，豈不貽害後生？

(三) 國文底材料很多，除了諸子詞賦，不易了解者外，其餘多言近意遠，循字規矩的古文，即除了古文而外，新近表露在報章雜誌上的國語文，好的也不少，爲甚麼不取那些文而獨取小說文？

(四) 就小說歷史言，中國只有能作好小說的，沒有能讀好小說的。金聖歎而後，發潛德幽光的，能有幾人？現在人讀小說，只注重事實，那一個斤斤在文學上研究！不要說小說了，就拿古聖先賢、冠冕堂皇的文章教學生，猶且不能教使他們個個做正經人，若說是拿紅樓夢、水滸傳教學生，學生不學賈寶玉、黑旋風，我不相信的。

(五) 教授注重講解，講解注重辨析字義，假使此說一行，試問講紅樓夢，於賈璉與多姑娘一場怎樣講？水滸傳傳於潘巧雲看佛牙一場怎樣講？

(六) 小說底結構體裁，遺語運辭，都別有抒機，絕不許移用到他種文字上，那麼看小說與學習國語有何關係？

(七) 好小說必能一貫其白話的口氣，即以水滸傳論，宋時山東的話語，差不多章章都有，如述者

啦，勞力啦，火併啦，油水啦，現在若爲他鑒注，恐怕很難。以上七種理由，我以爲皆可商榷，不能成立。我的理由：

(一) 小說是開著底見解，完全是根據舊思想來的，因爲(1)中國底文學界，不許小說立足，即使許他立足，也是無聲無臭，沒有什麼勢力；譬如姚惜抱底古文辭類纂，曾蔣生氏經世百家雜鈔，分的門類雖多，却沒有一類容着小說，史的藝文志，和文學史等，紀述小說，只三言兩句，不及紀述同樣美學性質的詩詞歌賦詳細。(2)中國沒有做小說的人，只是『出其餘緒，從事稗乘』，這是自己認做小說爲一件沒有價值的事。(3)中國沒有讀小說的人，讀小說的時間，總在茶餘酒後，或是夜靜更深，或在舟車道上，只認小說是一件怕怕悅性，破涼沈寂的消遣品，所以說小說是閒書了。其實小說中，只配爲閒書，或不配爲閒書的，固數不勝數，但不能抹殺一切。好小說實在配做教本！諸位不看見教外國文學的，常常引到外國小說麼？

(二) 小說要想嚴禁，是嚴禁不了，越嚴禁越要看，恐怕越要做出不道德的事，不如公然提倡，明白選擇的標準，那一種好，那一種壞，有教師指導學生，覺得流弊小而利益大，如其不然，恐怕封神榜、齊公傳、彭公案一些牛鬼蛇神的思想，要盤據在青年腦裏，一盤「大黑幕」「大秘密」……

淫誨盜的觀念，也要寤寐難忘，展轉反側；還有「鴛鴦蝴蝶」派的玉梨魂體，「某生者」派的聊齋誌異體，更彌漫在學生底課本上了；所以還是提倡的好。

(三)講古文是一事，講國語底散文是一事，看小說又是一事。論有益於作文底技能，往往讀百篇古文，不如看一篇小說。真正好的白話小說，何嘗不言近意遠？何嘗不循守規矩？施耐庵說：「水滸傳章有章法，句有句法，字有字法；子弟看了，再看他書，便如破竹。」這是何等眼光！何等見解！

(四)金聖嘆能否發潛德幽光，姑不置論。至於看小說，重事實不重文學，全是因為無人指導的緣故。若預先教他，怎樣看，怎樣研究，自能轉移風氣；即退一步說，看小說注重事實，也是好的。中國舊小說所敘的事實，範圍太狹，不盡可取。若莫泊桑託爾斯泰等人諸作，或拿客觀的眼光，描寫一時代底現象，以攻擊社會底制度；或本人道主義，寓高超的理想，說一個光明的世界，姑勿論其描寫的方法何如，這些事實，皆是可取的。

(五)教授注重講解，這是指堆砌典故的文言文而言；國語的文學，決不注重講解，且不必講解，更不必辨析字義。因為國語文學，是平民文學，儘管最深的理，也要用淺顯的方法寫出來；他自重點，不在輸入的講解，而在自動的理解。譬如紅樓夢水滸傳是家常日用的話，是盡情盡理的話，

誰不知道？誰要講解？更誰要辨析字義？至於其中被遺有淫穢過顯露的地方，本是中國小說底污點，也難禁止學生不看。西洋人有一種「洗淨了的版本」辦法，把一部書底內容，嚴加刪節，作學校課本，這倒很好，不礙本書底價值，儘可照辦。

(六)小說的結構體裁，遺語運辭，何以見得不許移用到他種文字上？諸君試看三國演義寫孔明點將某人衝鋒，某人誘敵，某人在那裏埋伏，某人在那裏接應，一陣陣地七零八落去了，後來果然大家會齊，敵人大敗，這是什麼結構？再看紅樓夢寫鳳姐馭下某婢來告一種鬼話，某僕來詢問究竟，又某某來互相對質，你一句，他一句，鬧得個不休，後來一個個分發去了，分發的方法，個個不同，這是什麼結構？再看水滸傳寫武松打蟲門神：先是某人來恭維服侍，某人來送酒送肉，並替他洗浴，後來又說他把一個三五百斤石墩舉起來，好不熱鬧！却原來是施恩要請他報蔣門神的讎！這是什麼結構？再看西遊記寫孫悟空鬧蟠桃會：怎樣偷桃，怎樣騙赤腳大仙，怎樣偷酒偷丹，怎樣逃出南天門，一路寫來，本零瑣麻煩已極；到末了，却只說這個人來告玉皇了，那個人也來告玉皇了，把一件頭緒很繁的事，聚攏在一齊了局，這又是什麼結構？讀小說的人，苟能融會貫通，自能影響到作文上，怎能說他沒有關係？

(七) 方言不同，非但因爲古今的關係，且因爲區域的關係。我們教授國語文，固然是希望國語底統一，然而於方言底價值，毫無妨害。各地方果有各地方言底好小說，不啻不可不看。但是九尾龜、雙珠鳳那，描寫墮落的人和無聊的小姐公子底口吻，儘管是道地蘇白，也只配「燒之大吉」。至於水滸傳裏底方言，是前代的方言，在言語學上，聲音學上，很有研究的價值，想亦箋注不難，卽不箋注，亦無礙於上下文底意義，妨害這一部書底價值。

從此可見小說究竟能爲教材與否，不言而喻。我還不敢自信，再體諸事實。張一麐說：「我在十二歲時，看西遊記和三國演義，一天可以看三四本；看十三經注疏，一天看上三四頁，就不能多看；可見白話的書比那文理深奧的書，容易幾十倍。」我想也可見白話小說底魔力興趣，引人入勝了。胡適說：「我自己從來背不出一篇古文，但是我自小就愛看小說，看史書，看雜書，所以我還懂得一點古文的文法。」這是他自己說看小說得的益處。他又說：「我有一個姪兒，今年纔十五歲，一向在徽州，不曾出過門，今年他用白話寫信來，居然寫得極好，我們徽州話和官話差得很遠，我的姪兒不過看了一些白話小說，便會做白話文字了！」這是他說他的姪兒看小說得的益處。——他的姪兒思永，我曾教過他的國文，他作的國語文，果然不大差，他說除了幾部小說外，實沒有看他書。我有個

先生向仙橋（名楚川人）他是一個小學家，他把一部水滸傳研究得爛熟，我看見他在一部木版的大本上，夾了許多條子，箋註那些元代方書，常常拿來做我們研究音韻學底考證。我又有一個先生王伯宣（名濯，南京人）他是一個詞章家，他把一部紅樓夢，用硃筆細楷，批評得很詳細，很有心得，簡直把他當一部四庫全書！我起初很疑惑他們何以爲此用這麼大功，時常向我們道起，現在才知道。我有個朋友張國仁，在南京暨南學校教國文，學生多由南洋新來，不大會說國語，他就叫他們看水滸傳，居然日有進益，現已文理粗通了。我又有幾個朋友在天津南開學校教國文，常常教小說文，學生非常歡喜，並在課外看儒林外史，水滸傳，老殘遊記的很多，常常利用或模倣做到文字上。我又看見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底國文教授細目，於本科二年級，特列白話體小說數則，並云：「隨時取材，要以宗旨正相爲是。體用白話，無須多作講說，惟筆法副料，宜詳示之。」這也可見現在各學校教授小說的狀況了。所以我敢認白話小說爲國語文底課外唯一教材。

那幾部白話小說是好的呢？有人主張須看二十部以上，五十部以下。我以爲太多，恐怕妨礙其他的學業，而且真正好的，未必有如許之多。特僅僅指出左列幾部：

（一）上下古今談 一名無量數世界變相，吳稚暉著。教育部通俗教育會曾褒獎在案。內裏所

說的字宙星晨日月風雲雷雨都有來歷，關於天文地理理化的常識頗不少。寓意如莊子，滑稽如雜錄叢書，教育如馨兒就學記，是一部理想的小說，也是一部科學的小說；若給高等小學學生或中學初年級生看看，非但有益行文，還要增長見識，比較讀極乾燥無味的理科讀本，有趣味得多了。

(二)老殘遊記

洪都百鍊生劉鐵雲著。前後兩冊。後冊據云不是他作的；前冊確有可取處。寫景如大明湖盪船一段，黃河上結冰一段，皆描寫如畫，何等精細！又如明湖居白妞說書一段，形容白妞歌曲，無微不至，真真是聲色絕調。百鍊生亦可謂文章絕調了。錢玄同說：『老殘遊記惟寫臧賢殘民以逞一段爲佳；其他所論，大抵皆老新黨頭腦不清見解。』我看也未必盡然。他的文學上描寫的技能，細膩深刻，在中國文學中，殊不多見。所壞者，就是字數貪多，語句欠緊；若稍刪削，格外可觀。

(三)儒林外史

吳敬梓著。這部書全是形容功名富貴；有的心靈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；有的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；有的假託無意功名富貴，自以爲高，被人看破恥笑。書裏所述的人很多，各人的性情心術，都活靈活現地描寫出來。讀的人無論那一種人，皆可做個榜樣，而且行文乾淨，敘事多成段落的，可以節出做國語文底模範。商務印書館本較齊省堂本少四回，已經刪削最好，無句讀，可以自加新符號。清初天目山樵評亦佳。

(四)官場現形記 南亭亭長李伯元著。共五續六十回。體裁仿儒林外史。是近日說部中一大傑作。他還作了一部文明小史，描寫光緒年間變法維新時的社會狀況頗佳。

(五)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吳沃堯著。此書以「我」爲主人，把種種不相關屬的材料，聯絡起來，結構較官場現形記尤好。其中隱託人名，如張文襄，張彪，盛宣懷，梁鼎芬，鐵良等人，皆隱約可指。他還作了恨海，九命奇冤兩部書亦可看。

(六)鏡花緣 清嘉慶時 曹雪芹大家李汝珍著。這是提倡女權最早的一部書，很有許多理想主義，沒有一字拾人牙慧，沒有一處落人窠臼。打破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主義，主張男女平權；雖說的是些閒閑開情，兒女瑣事，確有很深的意義。

(七)西遊記 相傳爲丘真人著。這部書敘述神怪情形，卻荒唐而盡人情，談諧而有莊意，在文學上頗能啓發讀者底感想。我們不必要學儒家說他是真身，強把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三百六十四爻附會上去。

(八)紅樓夢 清初曹雪芹著。這部小說描寫腐敗家庭，纨绔公子，可謂淋漓盡致。有的說是言情小說；有的說是哲學小說；有的說是政治小說；還有的說是歷史掌故小說；其實他的主義只在批

評社會，簡直可以說他是社會小說。他所隱含的問題：如婚姻問題，納妾問題，子女教育問題，弄權納賄問題，作偽問題等，都是當時社會實際情形，也是我國社會極好的一幅寫照，至今未改，我們急當研究的。至於文筆（1）專重實際描寫，不尚主觀武斷的批評；（2）用純粹的北京土話，不着一毫色采，頗能趨向自然一方面，頗能適合於寫實派文字底條件，正是中國唯一的寫實派小說！

（九）水滸傳 施耐庵著。這部小說是中國最有價值的一部小說，非但描寫個性十分深刻，而且寓有深意。金聖歎說：『天下之文章，無有出水滸右者；天下之格物君子，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！』這把水滸看成一部何等重大的書！胡適又說：『水滸傳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，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；這部書很當起一個開若瓊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，很當起一個王念孫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。』這又把水滸看成一部何等重大的書！可想見其價值了。

（十）正續俠隱記 法國小說大家大仲馬著。譯者君朔，即伍光健先生。譯筆簡潔真確，所用的白話文，又都煞費苦心，不是依傍人家的，可以說是一部模範的譯體小說，也可以說是一部模範的長篇敘事文。此外胡譯短篇小說，周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，以及新近北京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，和散見於報章雜誌的譯體小說，皆可選看。

二 小學校的國語教材

黎錦熙

「文藝教育」「兒童文學」的聲浪漸漸的高了，三五年來的新文學，漸漸的適用到普及的教育上去；這不但是新文學的作用增高而擴大，並且國語教育也從此有了靈魂。但是提倡文藝教育的，有最要注意的一個前提：就是所謂文藝與文學者，必要合於現代文學批評的標準，又必要受過國語（現代中國的普通語）的洗禮，否則文藝教育，又將誤解百出，其極可以使兒童仍舊熟讀「關雎鳩」……現在要編正式的國語讀本，運用教材，總要合於文學的體式；總要是現代國語的兒童文學。我特就東西專著的譯述，參以己見，將小學教材單從「文學的」方面分爲十類，各按年級略爲分配：

（一）兒歌 在國一（或蒙養園）可就地方現成的採取，重自然的音節，以兒童愛聽愛唱爲主。實質方面，不必一定要有甚麼深遠的意義。最初只拿字母拼音來表示；學了幾個漢字，便夾入裏邊重讀一遍，到了國二，再採取意味較深長的兒歌。但以前讀過的兒歌，也還可改作漢字寫成，拿來重讀。因爲內容可以深究，文字藉此練習，並且很好的兒歌，實具有一不厭百回讀」的文學興趣，到了高小，便無需此了。

(二)新詩 小學讀本中採取或撰者新詩，要注意左之條件：

(1)詩句的組織，要適合於兒童「語法」的程度；這程度也是與年俱進的。

(2)要音節自然和諧的有韻詩，無韻詩不取；無韻詩在兒童只算語句調適的散文。

(3)要合於現代普通語言的體式和氣息。古歌行式的五七言式的，詞曲式的大鼓，小曲式的新詩，在一般作者不妨嘗試。可是在讀本中，不能算是純正的新詩；因為這些都是或人受了過去文學的陶冶，從那內心習慣的「模型」裏自然發出來的，在兒童「白紙一般」的精神界，並不能一樣的感受這種文學的趣味。

(4)要合於本國語言的習慣。翻譯式的新詩，在沒有授過外國文學陶冶的，也同前項一樣的不感興趣。

(5)實質材料，要適宜於趣味。

(三)舊詩 國民科的讀本不適用他。高等科可以酌量採取古代的樂府歌行，比較最好，唐宋人所作最淺近的記事抒情的古近體詩次之。雖然近體詩中，如律詩未免拘於音節，但也頗合於美學上調和的原則；又太講究對偶，但不可說是合於均齊的原則，並且在國民的文學中，也應該知道

有此一格。可是祇能在高小高年級的讀本中略採一二；教學時，以趣味音節為主，不必有語法文法上的探究，就是宋元的詞曲，亦復間有可採。

(四) 寓言 在初年級所採用的，只要內容有趣味，能用程度相當的國語表示出來，所以不可太長，尤忌繁複。所含教訓的意思，也不必求他了解，等到程度漸高，他自然可以理會的。年級漸高，選擇寓言的標準，雖然還是重在趣味，但要注意左列的幾項：

(1) 實質方面，要能幫助兒童理智的發達。

(2) 從理智上推想的結果，要能悟得一種教訓。

寓言後面照例多附一兩句訓詞，可是不要提出太快，留著等他自動的推想最好。

(3) 形式方面，要能啟發兒童在修詞上（兼作法語法而言）能運用譬喻法。

寓言材料，中國子書中（如莊子列子韓非子等）和佛經中（如維摩詰經楞嚴經等）多有可採的。但在國民科，要完全編成國語才可應用。在高等科的高年級，可以照用原文，但過於古僻的詞句，還須酌改。至於寓言小說中（如鏡花緣等）可取的材料更多，只要適合兒童的程度，不悖教育的主旨。